

空閒

面向天花板感受不到一點的睡意，一腦子想的是一個又一個的選擇，浮現出一個又一個的可能性。

其一：壓縮時間的觀測者

人思想的進展只能在一定的寬度才能被察覺，因此只生活在當下的我們可是難以感受自己的進步或停滯。自己就是自己思考的最大漏洞，因為我們難以在當下發覺自己當刻思想的漏洞。於是我只能把目光投向別人的行動、方法以及其思考。別人以什麼角度對待某事？在此基礎上，他做出了什麼決定？靠我對別人的觀測來觀測自己。

觀測別人是困難卻是極有趣的一件事情，通過無數次的談話與相處，會發現自己做的就是微觀思路。王昱珩曾經通過微觀520杯看起來無異的水中找到唯一一杯他先前觀察過的水。他說他靠的是想象力，把水當成一張孩子的臉或一幅畫來看。我想這就好像在雲中看到天馬行空的東西一樣，通過聯想把已知與陌生之事物連串起來，由此理解陌生之事物。我想捕捉的就是人之間微小的思想偏差，而捕捉過程需要的是想象力。即使出發點一樣，不過思路稍微偏差，兩者立場、採用的方法截然不同。

對，這本來就是極為花時間的長遠工作。於是空閒在家的時候，會有加快這工作的念頭。我便拿起別人觀測古人思想的記錄，找出他們思想的差異，繼而開始比較自己與古人的思想。孔子與墨子都講愛，不過前者講仁愛，後者講兼愛。孔子講的忠恕之道與墨子所言的兼愛非攻似乎都在述說著一個向往無私利、平衡社會的真理。可是他們視角完全不同，因此隱含的意義也相距萬尺。

孔子從人的生活出發，由此構想一個理想的社稷；墨子從一個上帝的視角構想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由此推論這樣的世界，人究竟要有什麼心態。所以仁愛是貼近生活而實質的，而兼愛是理想的，甚至有一點烏托邦的感覺。我小時候也曾經抱有著類似兼愛的想法，如果我對某某朋友好，那我也必須對其他朋友相對的好，與墨子不同，我的出發點純粹就是想公平對待朋友的想法，卻已經難於登天。何況是墨子所說的待別人如己父？我覺得這是不可取的心態，我可不

是聖人。而孔子所言的仁首先需要一個人展露真性情，其後把他適當的壓制。反觀自己，我很多事情都是接受的，因而“無所謂”是我其中一個口頭禪。當我讀到仁的意釋時，我在想我接受的是不是我真的接受，還是是我覺得折騰一會也沒差的呢？近期我找不到房子住，只好暫時住在我老師家裡。我以為年輕人與中年人生活不會有太大區別，但是我意識到他比我在生活上更執著，素食，肉類讓他提不起神來；喝茶，就是像香口膠一般的存在；熟悉的鋼琴音樂和弦盡量不重複彈奏，不然只是原地踏步，沒有進展；簡約主義的音樂，聽到會客觀地評價，但還是會表示自己的討厭；附近的超市都不會去，因為裡面的空氣有股巨大的塑膠味。大概幾十年的人生使他對自己的身體與喜好非常了解，於是該規律的就規律，不重要的就隨意。我是否也明瞭自己的喜好呢？以仁為目標，我大概要注意多點自己的第一反應。

就是這樣，孔子用一生來鑽研的哲學，我用幾個小時淺薄地觀測並得出了一點收穫。讀不同流派的思想史就是我壓縮觀測時間的方法。徹底感受到孔子所言，應該要花我一輩子，但是用以觀測我的思考漏洞，暫時還足夠。

其二：異國風情的博學觀光客

雖說讀中國思想史是為了觀測自己，實際的出發點應該是更單純地想更深入了解自己的根源吧。生於香港，身在外地，就是為了文化交流，若我對自己根源的文化毫不認識，如何交流呢？我曾經聽蕭若元講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建國歷史然後再去讀倚天屠龍記。由於金庸先生寫的小說都是架空與實質歷史之上，故事與歷史文化相扣，精彩絕倫！文化往往離不開歷史，即使讀的是思想史，也需要讀相對應的歷史才容易理解。此處說的歷史，不只包括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意識形態。以古鑑今，究竟相對古人來說，現代人思想上有何區別呢？讀中國歷史和文學，由開始為了了解自己根源，慢慢轉變成為了思索我們現在的外在環境。

對於來了捷克留學九個月的我，中國文化成了一種不能隨手考究的對象，於是變得珍貴。在思考中國歷史時，我意識到古代不只中國這一國度，這樣一來，印度神話、北歐神話、日本怪談也就深深地吸引著我。中國文學述說著古人各自的意識與感受；印度神話一點點地揭開了我對這個3大文明古國之一的神秘面紗；北歐神話讓我看懂到處可見的石雕上的故事與含義；日本怪談意釋了穿插於日本動畫的怪異，同時述說著他們傳統文化的來歷。讀著讀著中國歷史，慢慢讓我讀起其他文化的作品。

透徹了解如此寬大的光譜，需要的似乎不只是文字上的理解，還要實際的文化交流。空閒之時，我大概就是在為了未來的文化交流做準備，讀著不同的文化。表面說著漂亮，其實根本沒有計劃過未來的旅程，而且這大概就是我的貪念吧。

把我想學的東西都學一遍，我根本沒有這樣的時間。而且，博與精是不同的，博學未必能抓到每樣知識的精神。看書不是看字，而是在裡面得到感悟，於是僅僅為了滿足自己無止境的好奇心而翻看一本又一本的書就像觀光客般匆忙地跑完了全部名聖就結束旅程一樣，閱覽無數，所獲甚少。

通過書籍了解各地的文化好像一點都沒有壓縮時間，反而像是繞一個圈子來補足我沒有去過感受當地文化的事實。我想旅行後的延伸閱讀比旅行前的預習來得更重要。

其三：解碼語言的旅行家

了解當文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與當地人溝通，不然閱讀相關書籍也許體驗會更多。以旅遊來了解文化的難處就在於語言的不通。呆了在捷克9個月，我自認不是懂很多捷克語，設想我未來在印度旅遊半年，我又如何能從中了解當地風土人情呢？當然通過觀察也可以懂不少，可我始終覺得語言涵蓋了一種價值觀，反映的是更實質的生活狀況。聽我朋友說荷蘭文裡意會著“下雨”的有五到六個字，就是因為當地經常下雨。馬薩特克人住在墨西哥的山脈裡面，他們的語言就是用口哨吹出來的，因此他們能不出家門也能向數公里外的人傳達信息。這些例子都是一些非常片面的實例，實質上我也舉不出什麼有趣的例子。還有兩年在捷克的時間，我決定通過學習捷克語找出自學語言的方法。

如何自學？我曾經閱讀過關於世界語的簡單介紹，然後通過對比不同的文句，可以很快的找到句子的意思。世界語的文法與讀音沒有例外，因此很容易學習。不過對於有例外而且文法複雜的語言就有更大難度了，例如德文。之前我為了去德國留學而花過一年在香港的語言學校學德文。學習的方法就是教科書般的模式，由簡單字眼與基本發音，到文法的學習，其後才是練習德文的溝通。可是人腦可不是如此井井有序，根據邏輯循序思考著的。我覺得完全正確的文法在一開始是不適當的，想要一開始就以完成正確的文法溝通只會讓自己提不起勁以外語溝通，到最後還是會用遊客語言--英語來溝通。此外，老師教的口訣什麼的都是一些捷徑，比起學習這些捷徑，思考老師究竟一開始如何察覺這些規律的好像來得更有意思。網上查到的很多都是

這一類只把結果告訴我們的捷徑，學習語言就變得乏味了。在互聯網還沒有普及的年代，難道那些想通過旅遊來進行文化交流的旅行家就沒有辦法快速在幾個月裡能以當地語言溝通的嗎？他們是如何學語言的？這個問題我在解讀瑪雅文字的紀錄片裡找到暫時性的答案。

用瑪雅語言書寫的書籍只剩不夠5本，絕大部分的字都是在瑪雅遺址的石碑上。開始的時候只能把相近的文字收集繼而分類，不過還是完全解破不到瑪雅人紀錄著什麼，知道的只有瑪雅的年份表達。直到一位女考古學家塔蒂安娜·普羅斯科亞科夫(Tatiana Proskouriakoff)把石雕上的年份串連在一起，才推斷出石刻才不是紀錄著他們的宗教，而是皇族歷史。就如艾倫·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發現了德國納粹密電的一開始一定是“希特勒萬歲”從而使計算機可以有效率地破解密電，從普羅斯科亞科夫找到幾塊石碑的意義開始，學者逐漸地把大部分的瑪雅文字給解破了。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不過正好說明了學習語言一開始就是不斷地猜度以及解密著文字。

我認為解密過程與以上提到過與當地人的溝通是要同步的。於是我對於自學捷克語的過程添加了遊戲規矩：

1. 不參考網上資料，除了網上的聆聽材料（等於聆聽地鐵上人們的對話）
2. 以平常對話，不考慮文法為優先目標
3. 允許別人教我捷克語，不過不上語言學校（接近最？）

就是這樣，我收集著用捷克語編寫的報章與宣傳單張，在其中找規律以及猜度其中的意思。同時，我聆聽著我老師推薦的聆聽材料，然後試著買東西的時候講捷克語。

開展了這樣的工作後，就會在平常忽略的路牌與廣告標語前停一停，嘗試著解讀他們。這變成了一種長期的遊戲，樂趣無窮。這遊戲令我更加感覺到作為旅遊家的自覺，期待著未來的發現。

其四：抗拒自然趨勢的研究員

另一個樂趣無窮的遊戲無疑就是允許雙手穿梭於黑白竹林之間，平常我一但看到鋼琴，雙手會自然地爬在琴鍵上，然後一彈就是一個下午，因此平時我都會克制自己，否則我一不留神，也許一個下午就此消失哪呢。不過每隔一段時間，通常都是每隔一天，就會認真地奏起旋律來。

腳按踏板，指落琴鍵，初始的旋律一定離不開C自然小調的慢拍即興彈奏。這旋律就像我們會以同樣的路線從家裡走到常去的超市一樣，是我們不自覺的自然規律。即使與其抗衡，一不留神我們又會再次向這自然規律傾倒。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時刻都有返回自然規律的傾向。棋盤上的高手對決就是找到對手的一些傾向，論棋盤組合、走法、策略其實雙方都不分上下。除了比心態以外，能比的就只差在茫茫棋路裡掌握對手做決定時的微微傾向。

不久後，手指已經厭倦於這個彈過上千次的和弦，慢慢脫離著他，不再用C自然小調的Eb、Ab與Bb構成旋律。對我來說，這個自然小調很容易與其他和弦搭配，他有著適當的悲情，同時也容易過渡到F大調、Eb大調、Bb大調等有正氣的和弦上。雖然還有很多音階也有相似的特徵，不過還是有像A大調的音階，屬於特別難過渡的類型，據說警報鐘與嬰兒的頻率就是屬於A大調的，A大調就像是生來通過產生不安以吸引注意力的存在。離開C自然小調後，我都會逼迫自己過渡至A大調。因為不常用A大調，所以過渡會比較費力，但會比單單彈C自然小調的時候更有自覺。不自覺彈出來的聲音都是一樣的，只有在自覺的時候才能彈出不一樣的旋律。

缺乏音樂知識的我在自覺的狀態下感到間斷的無力。我能做的事就只是實驗著旋律的結構與和弦的配搭，除非有巨大的發現，我還是會順著同一個思路來調配音樂成份。即使我在自覺的時候，還是有一個傾倒與同一個思路的傾向。不同於抗衡彈奏某和弦的傾向，改變思路的傾向需要外來的輸入。聽著空閒時我錄製的即興鋼琴創作，比較著其他的音樂。創作者他們都在想什麼，或著我應該說他們最終的風格是源於怎麼樣的想法與思路呢？巴哈把兩條旋律交合彈奏是為了什麼呢，是覺得一彈一伴太單調了嗎？對音樂的閱歷膚淺到我也舉不了更多的例子呢。讀著作曲家的創作思路是一件非常費神的工作，一會兒在讀、一會兒在聽、一會兒在彈，三者循環。

在捷克的MeetFactory 做著暑期實習，向研究世界各地民搖、長年演奏類比音音樂(Analog music) 的藝術家學習，更覺得我的思路狹窄。雖說他做到音樂並非主流音樂，我也不是經常明白他的演奏，我意識到音樂並非只是黑白森林裡的戲兒、和弦的配合以及旋律結構的變化，更多的是創作目的以及場合。我在自覺狀況下展開的鋼琴實驗只是一種咬文嚼字的句子建構遊戲，根本沒有構想或預想過實驗成品。而研究過往的作曲家並參透他們的思路，對了，就像寫明朝科舉的八股文。明朝科舉不僅只考經義，還要考經義上的延申。通過八股文這種文體來考考生是否能夠把經書上那些難懂的道德規條的意義發揮出來，令選拔出來的官員不是只懂詩詞歌賦的書生。研究過去的作曲家就是理解過往的旋律，嘗試把過去智慧的精華抽出並發揮在

我的創作之上。不過，八股文有個致命的壞處，他令考生長年埋頭與經書上，時事與歷史一貫陌生，造成官員的極端離地，文明朝官員司馬遷是誰可能也不知道。過份的研究過去好像會脫節於現實的音樂環境。在MeetFactory 待久了，就發現創作的基本是交流與體驗。音樂因為房間的回音而變得凌亂；因為加上了視覺而變得有詩意；因為有了與觀眾的互動而變得相對易懂，知道演出的場合改變了編曲的思路。知道場合，就更容易在編曲的時候構想旋律。研究過去以及實質的演出都是要同時進行的。當務之急應該就是累積一定程度的研究與聽聞吧。

沈思以後

近來每個夜裡都會有大約半個小時睡不著，幻想著這4種可能性。來回轉折地穿梭與這些我構建的空間中，每個世界都有他的合理性與樂趣，他們之間有所衝突又有所重疊。我深刻明白著同時存在與(於) 4個世界裡是不可能的，我的極限就是踩在他們重疊的部分上。大概只有在空間的日子，我才會有這樣的空間認真的與我的構想糾纏著，以致寫起19歲的序章的吧。